

抗戰文藝選

戰時綜合叢書第三輯



著者：郭

老舍
 陳白塵
 沙雁
 天虛
 吳爾
 田漢

立齋書局印行



3 2169 5075 2

90.5 ✓

戰時綜合叢書第三輯例言

戰時綜合叢書第二輯例言

一、本叢書第一二輯出版以來，備受各方歡迎，茲為供應需要起見，續編第三輯。

二、本叢書編輯主旨，在闡揚抗戰建國理論，研究戰時實際問題，激發民衆獨立精神，並供從事訓練及宣傳工作人員之參考。

三、本叢書包括抗戰重要文獻，舉凡黨的問題，建國問題，戰時政治問題，軍事問題，國防經濟問題，青年自修問題，宣傳問題，難民問題，傷兵問題，以及抗戰中敵人動態等，均以實際材料為主。

四、本叢書第三輯計下列二十種：

- (一) 領袖抗戰言論續集
- (二) 三民主義青年團
- (三) 國民參政會
- (四) 地方自治與保甲制度
- (五) 抗戰與婦女
- (六) 抗戰與華僑
- (七) 抗戰中社會問題
- (八) 戰時工業問題

MG
I216.1
105

(九) 戰時糧食問題

(十一) 軍隊政治工作

(十三) 中日戰爭中的日本政治

(十五) 戰時文化論

(十七) 抗戰與藝術

(十九) 戰地零葉

(十) 抗戰與高壓

(十二) 中日戰爭與太平洋問題

(十四) 國際正義之聲

(十六) 關於黨派問題

(十八) 中原會戰之前後

(二十) 抗戰文藝選

五、本叢書所輯文字，對於理論與具體方案務求兼顧，使不流於空言無補之弊。

六、本叢書各冊內容依照理論體系，絕無重複矛盾之弊，與隨手摭拾雜湊成冊者絕對不同。

七、本叢書所輯文字，文筆務求通順流暢，力避冗長晦澀及意識不正確者。

八、本叢書每冊各附導言或編後記，並各殿以討論大綱，以便各訓練班或小組討論會之應用。

三	小說	34
	一塊豬肝	34
	劉粹剛之死	42
	慰勞	54
	蕭乾	42
	陳白塵	54
	老舍	34
	編後記	61

一 詩

台兒莊萬歲

——弔羅芳珪將軍——

沙雁

(一)

春風襄颺揚了秋風的淒涼，
捷訊中帶來了噩耗的哀傷，
當國人熱烈的歡呼着台兒莊的勝利，
誰也不會遺忘了你南口的戰功和台兒莊殉國的
榮光。

你用血肉的長城保衛過雄偉的萬里城牆，
你和每個弟兄一般的緊守着那防地的每個峭

崗，

從朝陽鮮豔的昇起在東方，
到斜暉再罩上西山下的田莊，

你計劃着攻，

計劃着防，

計劃着奪取敵寇的陣地，

計劃着殲滅敵寇的力量。

日夜裏埋頭在司令的營帳，

有時你更走上砲火連天的前方，火線上！

這樣，你帶着僅一團弟兄死抵抗！

這樣，你打算粉碎敵寇的野心，

嚇破敵寇的胆量。

這一來，他們竟真沒有勇氣來攻了，

祇憑着他殘酷的槍、砲、炸彈、毒氣的施放！

詩

就這樣，
它野蠻的傷亡了我們千百個弟兄，
炸平了南口天險的峯崗，
到這時，
你雖然戰敗了，
這戰敗也是不朽的榮光！
這榮光並將永遠閃耀在中國人的心上！

(二)

在中國人的心上，
英雄的戰敗，
足建立誓死不屈的信念，
這信念已普遍在世人心滋長！
滋長……滋長……滋長……
就這樣奠下了今日的勝利，
台兒莊喋血大捷的一場。
這一場，
你英勇的做了千萬健兒的好榜樣；
從後方，
趕來參加大會戰；

攻打台兒莊，
你身先弟兄，
冒着烽煙上！
站在戰線的最前方，
揮着弟兄們，
和你一道兒衝過去，
撞破日本兵的鐵絲網！
你如此，
屢挫了倭寇，
迭克了村莊，
奮勵了士氣，
打勝仗！

(三)

大會戰總攻的時候，
是六日的晚上，
我們的各軍團，
已會師到大包圍的景象，
我們先頭隊，
早更迂迴的偷襲着必下的「台兒莊」。

四月的春風，
溫柔的在四處裏吹蕩，
沉默的黑夜，
潛伏了沉默的戰場，
這樣的春夜，
這樣春夜中的戰場，
安靜靜的像平常，
沒野犬的吠，
沒子規的歌唱，
沒夜行者的踪影，
也沒有一點點的螢火和星光。
祇兩陣在準備決戰的力量，
祇戰勝的血火燃燒在我們每個弟兄的胸膛！
大約摸是二更天後的模樣。
總攻的命令，
落在每個弟兄的肩上，
於是我們的衝鋒號，
悲壯的在夜空下高揚，
在敵人的砲聲中高揚。

我們弟兄的大包圍如鐵壁銅牆，
日寇的殘酷也越瘋越狂。
任憑他聯合了陸空軍來橫衝直闖，
任憑他不斷的把搖動的大砲開放，
任憑他不斷的搖動着機關槍，
我們負着內應任務的弟兄們，
誰也毫不張皇！不張皇！
前仆的就讓他們壯烈的死吧！
不斷的後繼着，步步爲營的絲毫空隙也不放！
個個弟兄都決下了心：與陣地共存亡，
碎屍也不退讓！
那怕只剩下
一個人，
一支槍，
一顆子彈未出膛，
至少也要打開他一個矮子鬼的腦漿！
然後再珍重的把自己的一滴血，
洒在自己的國土上！

在這偉大雄壯總攻的晚上，
你正奉命血戰在右翼的最前方，
正與諸將士奮勇協力抵抗！

你猛烈的砲轟敵陣，
你冒險的去衝擋！

你看見南口的板垣奮對頭，
分外激怒了你報仇的赤腸，
於是，

你一串的呼號着：

「殺！殺！殺……」

上！上！上……」

你打算一鼓氣攻下台兒莊，
殲滅我中國大陸上的大狼；

也吐一吐中國人的悶氣，

爲祖國民族揚眉增增光，

就捐軀去打仗，

這還不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人人所應當！

你知道這麼着纔是一個好軍人的大志向，

纔真值得稱漢室子孫的軒昂！

你雄偉的中華男兒啊，
你守土的名將！

因此上你締造了不測，
不幸被日本強盜的砲彈炸傷。

向枯黑的祖國黃河上，
洒出了你如火如荼的血，血的光芒！

(五)

「傷！

羅團長受了傷！」

這消息立刻激動了全國的弟兄，
震撼了他們的兄弟的心房，

搶着救護你想盡點力量，

以向你致兄弟的衷腸！

以安慰你痛苦的受傷！

然而，

他們遭你拒絕了，
你說：

「這樣會減少戰鬥的力量，

要救我，先救亡！」

你又說，

「放心去作戰吧！」

是我的好弟兄

必須打勝仗！」

這樣，你還怕他們再遺忘，

再三又叮嚀：

「我死不足惜，

弟兄須努力！」

在殷紅的血泊裏，

你終於留下慘烈的遺言殉國了。

當時，每個弟兄是如何哀痛而悲憤啊！

他們每顆心都堅決的準備了犧牲，攻打東洋，

為中國的大仇而交出他們的生命！

殺……

殺……

殺……

戰場上，殺聲已變成了他們的歌唱，

歌聲中，

徵示着我們的大勝利大成功就在這晚上！

台兒莊的夜色漸消逝夜的景象，

台兒莊的前線平靜：漸移向了北方！

一堆堆，

倭兵的僵屍像踰倒的高梁。

(一六)

聽，

可不是黎明的春鶯在唱，

如雄偉的勝利曲之前奏交響，

是那鼓使人激動！

似在祭弔我們死難的民族英雄！

又像是歌頌我們勝利的台兒莊萬歲！將永生在

世人心中的台兒莊！

奇麗的朝陽，

在霞影中昇騰而和祥，

那赤紅的血流，

已漫過麥苗的慘淡青黃。

台兒莊，這爭奪正義的耶穌撒冷！

從此將千古輝煌，萬代榮光！

(文藝五卷四期)

元宵

——獻給抗敵青年軍團的兄弟姊妹們——

章文龍

「每逢佳節倍思親」，
你也許讀過這詩句，
有限的字
包含着無限的鄉思。

元宵節是美麗的，
請看看天空再看看地，
地上的紅燈
輝映着空中的亮月子。

往年今夕，
快樂跳躍在每人的心裏。
城市，村落，
孩子的心開放着燦爛的花朵。

今年今夕，

一張舊月琴，却彈起了新曲，
以前，奏的是團圓，
今晚，譜的是離散。

團圓月，
照着殘破的國土，
照着千萬隻眼中的興奮，
也照着千萬條肩間的愁苦。

有多少條街巷，
多少盞燈在歡笑中吐紅；
又有多少條街巷，
多少門縫，只塞滿陰冷。

今宵，此處，
月白，燈紅，

詩

我知道多少流亡人，
這時，想起了鄉井的溫馨。

想起了關東，
關東的黑水白山，
無邊的森林，
無際的平原。

想起了塞北，
塞北的別致風味，
成羣的牧馬向着冷風長鳴，
黃昏的大漠響起了一串駝鈴。

想起了故鄉，
那古都的風沙，
北海的明月，
西山的雲霞，
想起了金陵。

那紫金山下的石頭鼓，
聽午夜江聲，
看躍虎蟠龍的山川形勝。

想起了上海，
那繁華的世界，
它是中國的心臟，
交流着人間的咒咀與頌揚

想起了虎邱的秀，
西子的柔，
想起了錢塘的潮汐，
廬山的烟雨。

想起了甜蜜的家庭，
想起了白髮的星星，
想起了兒女的青春夢，
想起了孩子的面頰紅。

想起了春天，
想起了青青的郊原，
一座座冷落的墳前，
少了一滴清烟，一串紙錢。

這是些，這是些渺茫的憧憬，
渺茫的鄉情，
它會侵蝕了年青人的心，
年青人的魂靈。

今晚，再不要望落月亮思念親人，
要想起中國——我們的母親。
她給我們生命，知能和力量，
她養育我們，以她的血液和乳漿。

四萬萬五千萬兒女，
享受着她豐富的供養，
在她的恩惠下，
都漸漸地成長。

可是，很久了，
她便受着侮辱，受着損害，
現在，她開始反抗起來。

在關東，
千百萬大眾在沉默中鬥爭，
在塞北，揚起了裂雲的歌聲，
長城上，燒起的烽火通紅，
黃河裏，掀動的駭浪排空。

北國的願民，掙斷了奴隸的鐵繩，
崇高的泰岱，在旭日中，顯露出頭角的嵯峨。

揚子江的水在奔騰，
運河，變成條活的龍，
連天的砲火在空中飛迸，
鮮明的旗幟在歌聲裏擺動，
羣衆的熱血在腔子閃湧，

千百萬爆炸的心房，飛出火星。

這一切，不是靜。都是動，
這一切，不是死。都是生，
這一切，都在變動，
這一切，都在新生。

新中國已經胎動了！

沉壓的陰霾，
狂怒的風颳，
雷在暴跳，
電在燃燒，
雨在飄搖，
山林在號，
波濤在嘯，
海燕在飛，在叫，在笑，
太陽在黑暗中，
運動，發光，照耀，
這是自然的音樂，

戰鬥的音樂，

力的音樂，
一切的旋律在跳躍。

大時代已經來臨，
中國開始個新的命運，
我們是她的兒女——一羣年青人，
我們要用生命，知能，和力量創造她的青春。

如果你的心還是暗淡，
我讓你再看看元宵的夜，
看看月亮，看看星，
看看孩子們的心，
看看地上滾動的燈籠。
這一些，總匯成無窮的光明。

（此詩係黃季陸先生在橫川時手創之「文藝獎金競賽會」得第一獎的作品，錄自《自由中國》第三號。）

漁 家

木船是我們底家，
我們向海水植着苗芽，
春天的風，秋天的雨，
我們看慣了海水的潮汐。

漁歌是嘹亮的，
船頭，海風拂着胸膛，
海面濺一片金鱗，
舉起網，撈去一個黃昏。

等到月照波心，
幻出萬條銀蛇，
槳打潮回，
聽孤村更鼓三下，鷄鳴頭次。

於是激漿歸來，
悠悠過蘆荻沙渚，
水鳥也是相識的，
迎着漁舟飛來，
「嗷嗷」地訴一串細語。

木船是我們底家，
我們會向海水植着苗芽，
如今想是荒旱的季節，
海水上裂出了火花。

夥伴們的木船被燥陽焚灼，
火舌舐着他們底胸膛，
伸起手向天求救，
那邊打來了一片大浪。

蘆荻帆

掙脫了燥場，

從此拋掉了家巢，

明朝餓着肚皮走向海角；

還有夥伴的木船被燬掉舵機，

海風，海水，捲到天盡頭，

海天那邊飛來了相識的水鳥，

「嗷嗷」地只訴着串冤苦，

然而，朋友，海水是我們底天地，

我們要生活下去，

我們必得把苗芽收割，

我們願望着木船前進，

用血淚撲滅荒旱的火。

（報載粵海一帶敵艦屢劫漁船，船隻多

被焚燬或更燬掉船上的帆樁任其漂流

海上，政府勸止漁民出海捕魚。）

（文叢二卷一號）

二 散 文

憶 清 華 園

狄 迺

像海的女兒懷念着海，我懷念着那古老的城子，那古老的城子裏所安放着的今日的園子。

在書報裏，在明友們的信裏，或是在流亡者的口裏，我尋求着關於今日的園子底每一個消息；同樣的，在雪天，在狂風怒號的午夜，合上眼，讓思想的劍子釣起了已往，我回憶，回憶那昔日的「園子」。

三年前，帶着一顆輕鬆的心，我離開了被人稱為「夢樣的地方」的西湖，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了。當足跡第一次踏上了那古老城子的路，我立刻體味到自由的氣氛，我會自在地在陌生道途上待來，我會自在地詢問行人像詢問故鄉的鄉親；我走入了那美麗的園子，我更把握到了無限度的歡欣。

就是在那個園子裏，我度過了兩個年頭，而那個園子裏，却遺留了二串美好的回憶。

我曾站在氣象台頂，瞭望廣闊的田野，看麥子從青變成黃；也曾任落日的彩色裹，觀望過靜臥着的圓明園，破磚爛瓦在靜穆中顯示着歷史的殘酷，替世紀加了無數的醜惡。

也曾在小溪邊的水草叢中依着樹，任溫暖的春風輕輕掀動着膝上的書頁，對着沒有一絲雲的青天，那白楊樹的葉子正眨着眼的陽光，我反覆低吟，低吟：「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

也有像礦工似地從圖書館中拽着懶散的步子出來，穿過小徑，踏上紅色的小木橋，看月亮在橋上描畫枯枝的影子；或者在小屋裏關了燈，看肥牆虎的顫動葉子從外牆移到裏牆。

也曾踏着雪到小亭中去諦聽大禮堂調和的琴聲，一支歌，一隻昆曲，將節奏起夜的諧和。

於是年歲在我的生命上劃上了新的經驗，我懂得了「美」的估價，新的意義，更懂得了生命中應配合怎麼一個鏡頭去觀察世界。

時間是公平的裁判者，在它範圍裏的一切，將沒有隱蔽，將被赤裸裸地顯現。

是的，我欣喜的氛圍裏，覺察到了古都的悲哀，那悲哀却藏在粉紅色的輕綉裏；一燄的，青年們的悲哀，隱藏在那嘴角邊掛着的微笑裏！

插着太陽旗的鐵甲車在大街上遊行，那還是一個暑意未消的夏末，那古老城子的柏油馬路上，印上了清晰的輪印，是恥辱的戳記啊！

主府井的日本兵在演習，大道上禁止了通行，眼看着大批大批的軍隊通過，以驕傲的目光投射四方，捫着心，我問一問自己「這到底還是不是我們的城子？」我自己不敢回答！

熱鬧的街市商店裏五色的牌樓，同音樂隊刺耳的吹奏，那繁榮的市面該是一個好的徵兆吧？但是，玻璃內七分錢一尺的綢，五分錢一套的玩具……我們的商人在扮醜！

古都的悲哀，在每一個角落裏流露，隨着時間的進展而加深了，因而，青年們輕鬆的心靈有了個陰

影，那陰影又隨着時間而加深。

於是壓抑着的情緒像星星原似地蔓延了，安靜的園子變成了一盞沸水，再沒有悠閒的心情去過夢一樣的日子了，磨光的歌聲轉為怒號，詩人懶散的步子變了革命者行進的腳步，多少次這齊一的脚步從園子裏走向城市，在那兒合起其他行進的腳步而奏起偉大的熱情之曲。

在這詩意的園子裏，本來武人的槍是絕緣的，然而那園子也曾遭受了大觀園同一的命運，那命運並不會減低救亡的呼聲，却意外地得到了滋生。

該慶幸那呼聲啊！因為，因為那呼聲曾延長了古老城子的壽命！
不堪設想的今日的園子啊！

優靜的水木清華有着鬼的影子在蹣跚，工字廳的陳設該不會變動吧？然而有一個消息，一個流亡者帶來的一個消息，說工字廳前的野草長得齊腰了，那森林地帶，變成了敵人的牧馬場所。

還還是秋末的一個消息，我嘆了口氣，沒有回答，那景像也够我想像了，想像驢子牽着馬，逍遙地在那沿牆的小徑上漫步，穿過西院，讓馬在小溪邊飲水。而另批人却圍聚在我們的宿舍裏，用我們的提琴奏野蠻的調子，也許會打開我們的書，在翻看我們傷心的日記……

雪天，更憶起了我往日的園子，那些罪惡腳步在每一條道兒將印上了戳記，而神聖的園地將如聖母似地受到了蹂躪！

記得還是第三個下雪天，我又回憶起昔日的園子了，突然一個遠方的朋友跑來告訴我「新民學校」的成立，所謂同文同種的學校將在那美麗的園子裏開辦了！

啊！今日的園子已是出賣靈魂的場所了！
不堪設想的是今日園子啊！

文

散

然而像海的女兒懷念海似的，我還是同樣地懷念那古老的坡子，那古老的坡子裏所安放着的今日的園子！

在雨中走着

(青年月刊五卷四期)

S
M

在雨中走着：

長沙市底街道是如此狹小的，不，天空是如此狹小的。並且，在這狹小裏，還像哭泣的頑童一樣的，不斷地下着雨，每一條路都滯泥了，每一個人都濡溼了，使人憂愁，使人惱怒。

因此更使人想起失去的土地來：三月的蘇堤，楓葉的棲霞山，菜花的原野，大風的海濱……那裏有那樣好的晴朗：自由的，和平的，香甜的，無窮大的。在長沙市，擡起頭來不過是狹小的天空，低下頭去又是狹小的土地或者道路，並且，這天空，土地或者道路又給扯在可厭的雨巾中。

失去的土地啊！……

就是下雨，失去的土地上的雨，那也是使果實更多含些甜蜜的水分與使田禾更深一層青翠的雨，那也是帶一陣涼風來的輕鬆的雨，那也是把景色洗滌得十分明朗或者配合得更覺柔和的雨，那裏是這樣的雨呢！這樣的雨，只是泥濘，祇是濡溼，祇是使花朵萎的人憂愁而毛石頭樣的人憤怒而已。

在雨中走着，失去的土地的憧憬啊！

南嶺縣的雨是近於霧的，每天我走在城牆上，享受着欲溼不溼的那一種涼意，什麼地方的金銀花在吐香呢？什麼地酒店裏鴉在咳嗽呢？金黃的菜花與翠綠的麥浪罩着一層新娘紗呢。

那時候我年紀過於青，還不懂什麼，祇是思想幻夢中的蟻一樣還沒有咬出來，沒有太陽光，沒有新鮮空氣，厭煩，痛苦，因此我就把我自己與我的心情一齊暴露在海濱的雨巾中，背齎兩手，一個兒在城牆

上躑躅，如老人在夕陽中的悠閒，這也是逃避於大自然嗎？

但是悶着這樣的雨，還比煙雨或者毛毛雨更小的雨，一面是一個苦悶着的青年的我，一面却是那颯颯而掩蓋不盡光輝的蒼薇貴的太陽，我隔着一層朦朧仰望太陽，太陽又隔着一層朦朧照着我！在西湖，雨底故事是說不盡的……

我特別清楚地記住那一次：

我隔着黑雲是怎樣結合與發展的，怎樣跨過一帶山峯的障礙；怎樣使天變了臉色；怎樣使河水嚇得血都變青了，那樣每一滴水却抖着，怎樣使木頭的老樹破了沉默，大聲歡呼起來，一萬隻手高舉在空中揮舞着；怎樣使永遠給踏在人類腳下的塵土與不幸的花葉馳驟在自由的空間……

我為天地底壯美所醉，對同行者的爺說定了。

「我們來和他賽跑，看誰跑得更快！」

我們與暴風雨一起向前狂奔！

八。一三底前夜，我們在江陰到無錫的公路上行軍，也是與這樣的雷雨平行的。那時候我已經真正拿起來了槍，我還是個下級幹部呢！平原上全是活躍的電光，那天地間的火花，從沉悶中殺出來的矯健的光明；也有雷聲的說話，如末日的審判大聲辯護着正義，又大聲斥叱着黑暗與腐爛，一切都沒有聲息了，你聽不到胡琴、青蜻、念經、講演、擲衣……刺刀刃與我，走着，一身全溼了，我受了洗禮了。

那裏還有那樣的大聲勢呢！

在句容縣的演習裏，我也冒着雨了，在陶吳鎮也一樣。

雨滋潤着田裏的紫紅色的苜蓿花，雨滋潤着山坡上的青麥苗，當我經過的時候。當我經過的時候，我想，這紫紅小花是如此可愛的，弄來吃倒不是很有意思嗎？

但是當我放下了筴，提著飯盒，一腳走進農家時，我立刻嗅到了一種酸味，同時也立刻看見了真有吃紫紅小花的人，紫紅小花真作了食物。可是却不是爲了「可愛」的「有意思」之類，而是爲的飢餓的「有意思」。我鼓着勇氣訪問了幾家，我怕着雨中的紫紅小花了，雖然他不是食物，還是唯一支持某一羣人生命的東西。

我怕了嗎？不！我是懂了，我更懂了！

在雨中走着，一切像就是昨天。

但是，在這長沙市上，除掉經濟的繁榮與政治的平靜外，我能够在雨裏得到了點什麼呢？……

我看見了沾泥的口紅，我看見了譏人一身泥水的半流線型的汽車，我看見了雨風無阻的漢宮歌舞剛，滴水簷前的紅綢褲子女招待，也看見了在泥濘中奔跑着叫喊着的難民賣報童與以木拐蹣跚的傷兵，在這狹小的天空與狹小的土地或道路上……

我祇有憤怒！

由於泥濘，由於濡溼，我想起了失去的土地。

(七月第三集六卷)

二十世紀的爬蟲

天·虛

重疊的山褶，重疊着重疊的山岳，一條中國人民血汗築成的道路，蜿蜒到不知邊際的盡頭，當中讓山褶阻住了人的視線。

這條路截斷了山脈，在世間存在以來，在上面踏過的只是黃帝的兒女們的足跡。

在中華民國土地變了顏色以後，這山間唯一的大道，是經常地遭逢着惡劣的繁星，矮個人種的木椽

與皮靴，還有勢氣鬼鬼的廿世紀的機械爬蟲，不斷地往來其上，以幽黯和踐踏守著它幾千年的，黃帝的兒女們。

我們一連人，便是報紙常看到的「宋支隊」，帶着四萬萬同胞的命運和精神，由隰縣的大牛套迂迴到十里鋪來，接近了這條大路。

我們親眼看祖先的骨肉化成的土地，愈覺得這土地與我們關聯的深切，愈覺得有所依附。

我們等候發動響，每個人都像山野裏狩獵的獵犬。

我們看着天上的浮雲，也不住地看蒼遠近的山崖。

可是，連長向我們說話了：

「同志們，我們接到偵察敵情的同志的確實報告，敵人已經來了大批的機械化部隊，企圖向我們正要移動的×主力進攻，我們來担负的任務是要打擊敵人，現在正要牽制敵人進攻的，大家明白我們的任務嗎？」

「明白！」全山岳震響了。

「可是，連長，同志們，你掉頭看看啊！我們儘有這百多人，而且……」一個同志拿着他那民國四年的來復槍都磨光的「川造」。

「難道我們要退走嗎？」連長閃一閃他銳敏的眼光，貫注在這位同志的身上。

「不，這是我們的任務」。

「是的，可是……」連長表現得有些懷疑了。

空氣似乎只有進的，沒有退的，緊緊壓在各人的身上。

「同志們！」連長叫一聲便打住了。

我們是相信我們的連長，而且，我們知道，以平常的習慣，我們知道他將有動聽的話出來了。我們靜靜的聽着。

「同志們，我們現在往山裏一跑，是可以避免這場戰鬥的。」

「可是，連長，我們的任務將不能完成了！」

「同志們，我們要逃竄呢？還是發揮出我們積極的精神，完成我們光榮的任務？」

「我們要完成我們光榮的任務！」有人激動地說。

「大家贊成不贊成？」

「贊成！」由遼遼的山崖上轉過來的回聲，倒反而像千萬人壯烈的怒吼了。

「有反對的嗎？」

轟在茲茲的叫，一片沉寂的寂寞。

連長拉開了臉上的沉鬱，笑了，大家的心才鬆弛了下來。

「爲了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願犧牲到最後一個人！」

可是，偵察敵情的X排長來了最後的報告：

「敵人一百多輛汽車，滿載着步兵，前後還有許多戰鬥的鋼甲汽車和坦克車！」

大家寒顫了一下，然後一瞬這寒氣又爲殺敵的怒火所燒滅。

「X同志，你帶着他們」，他指了指三十人左右，「你帶他們這個小組到那兒那個山窪裏埋伏；X班

長，你帶這個小組到那個口子，準備迎敵；X同志，你帶他們到那兒，敵人來時，馬上衝到那個坡頭出

擊；我們不能完全消滅敵人，也要叫敵人受着重傷滾去！」

百多人分成了幾個戰鬥小組，沿着公路散開了。

寂靜的氣流，將剛才的一陣緊張掩蓋得叫鬼子們嗅不出來。

我們這一小組分派在土崗背後，轉過土崗；幾條小道一繞，我們便可以進了山腹的。在那兒，我們可以看看黃土的煙塵由遼遠的山腰間騰騰地飛來，跟着吓……的一陣沉悶的聲音，由遠而近地捲着灰塵響過來。近了，蛇陣似的隊列，着實有些兇兇地，用飛快的速率，順着蜿蜒的道路衝進，衝過了我們的伏地。

「乒！」

「乒乒乒！」

一聲信號後，不斷地連響，列陣中間起了混亂，兇神惡煞的黃狗熊們，鐵帶着臉，手洗腳亂地，由車上南瓜似的滾了下來，掉下槍，向我們的據點還擊了。

我緊緊的提着黃色手榴彈柄，掀開了鐵蓋，輕輕地把絲綫圈子套進我的十指，咬了牙根，準備着由手榴彈的爆炸去同時洩出我的憤怒。

隨着敵人的迫近，隨着我們的殺聲，手榴彈掙脫出了同志們的手掌。我昏昏地，意識到我中指上只套着一個絲綫圈子，燒焦的一端，低低地垂着。扯下來丟了，又套上一個，捧出，不斷地，我這樣重複着。

二十世紀的爬蟲，停在路中不動了，由它用力，散發出黃黑的濃烟和熊熊的火光。

靜伏在各個部位的我們的同志，全都活動在路旁和路中，他們的刀也活動，槍也活動，手榴彈也活動，一場暴烈的緊張，有的忙去燒車，有的忙去炸敵人，有的就到車上去搬那翻過了太平洋的大日本製造廠出產的軍用品，有的去捉人。

「殺！殺！殺！……」一陣怪響，二十世紀的怪爬蟲——坦克——由我們的側面壓來了。

有的就想回頭跑。

「同志們，我們的腿子沒有坦克車快呀！」一位班長堅定的聲響，在我們理想·像堵了牆，跟着，很快地：

「掛槍！手榴彈齊發，一，二，三！」

「轟！轟！轟！……」一聯地響，黃昏時候的蝙蝠似的，手榴彈不住地在空中飛。煙土一柱柱地由地上噴起來。

坦克車悲慘的叫着慌亂地往後傾跌着急逃了。正當我們去收取戰鬥勝利的效果時，一隊跨在馬上的野獸，拖着大刀，由山間飛似的沒分地向我們躍來。

「臥倒！」

班長的口令，像一根繩，給我們全縛倒了。「上刺刀，手榴彈！」

口令就像放槍子那麼快，我們的動作也那麼快，一陣猛烈的投射，馬隊又朝來路往荒山裏逃奔。

對着小鬍子的黃狗熊的累累屍體，高唱了我們的勝利，對着爲去奪軍用品英勇地死傷的幾十位同志，用我們深深的沉痛致敬。

（自由中國第二號）

後方一角

契 萌

聽見裏面房裏「嘩啦」——麻將牌倒在桌上，進芳習慣地對那邊飄起的門帘瞪一眼。視線回到書上來，心不在焉地看書。

「進芳，給三姑爹拿根煤子。」

她紙氈嚼碎，「拍！」把書一合。

選了煤子，她知道這有多少囉囉嗦嗦的事呢，就不作聲地坐在屋角竹椅上。

房間裏——似乎看得見空氣成了塵灰色；煤子跟沒有熄掉的烟葉子冒着烟。她兩手下意識地玩着衣角。

「真奇怪，我看我自己的書好了——爲什麼看不下去呢……住了五天下來了，一點書都沒有看……一定要好環境才能看書嗎？……」

「這麼早就黑了——才五點多吧……」母親大聲說着，「我們這位大小姐是——不請不動！洋……洋油又漲了吧！」

進芳知道母親是不意要她點燈，可是她故意不動，直等到母親帶點氣大聲喊：

「大小姐，請送張燈吧！」

她起了身，想着六姑媽的臉上掛着母親最怕的微笑。

「其實我應該利用這時間好好地想東西」。好多問題都是有了開頭，似乎沒有時間，才沒有想下去似

的。

「我想些什麼呢……應該利用時間，……」一個字一個字在她喉口清晰地說。

她呆看着燈罩上一圓圈水蒸氣慢慢被燈火熱力分成兩塊，慢慢縮小，慢慢縮小，……

「頭牌就連莊，真好興頭！」六姑媽帶着惡意急促地說，「這四圈想打多久噢，我啊——心真不在牌上！」

進芳不由自主地笑了起來，好奇地盯了六姑媽一眼：板着臉一本正經地砌着牌。

母親慢慢地把骰子翻着，好容易排成雙紅，向桌心一丟：

「進類三個星期沒有了信。聽說飛機到了南昌，我就心慌了，長沙——又炸格里！」
「炸了就炸了，怎麼『炸格里』呢！報上有嗎！」進芳直盯着她母親。
「好厲害！」三姑爹帶着微笑看着她，吹着了煤子，咕嚕咕嚕地抽着烟。
「我說謊，報上不是說炸了嗎，七八個大炸彈！」母親迅速地看女兒一眼，立刻又回到桌上，「這牌！」

「五個！」女兒帶着氣憤的叫，「謠言總是這麼起的！越傳越大，越傳越像真的！」
「唔，你媽媽快誇！」

母親把一張西風使勁敲出去。又噁哩咕嚕的：

「平時整年在學校裏，南京離得這麼近，都不能說是從上海回家看看！一打仗——噁，就噁得往我這裏跑了！」

「人家往上海逃，你特為從租界裏跑出來。」三姑爹拖長了聲音說。

「跑出來就跑出來！什麼東西都不帶，一隻箱子全是——」母親打了頓，「依我氣全替她燒掉……」

三姑爹趕快打岔：

「五嫂，你家幾位小將呢？怎麼還沒有來？」

五舅母歪着頭看看房門慢慢地說：

「我也不曉得嘛！學校裏住了傷兵停個星期罷。」

「怪不得滿街跑的盡是細脖子！」三姑媽揚起眉毛，眼睛在一排牌上從左看到右，從右看到左，最後下決心似地抽出一張打出去，「傷兵一到——東西又貴了，真急死人！」

母親氣似乎消了。輕輕看看進芳：

「做你自己的事去吧，不要老發悶。」

進芳覺得彷彿有根棒撐在她身體裏——從胸口豎到頭頂上，弄得她不舒服，她故意激怒母親：

「兩張燈全在這裏，我到那裏去看書呢！」

「看嘛哇！」三姑爺生怕她們再鬥嘴。

她知道母親還在氣着，心頭覺得有點痛快似的，反回到屋角竹椅上。

桌子上單調地「拍！拍！」地響着。進芳默默地坐着，希望利用時間。

「造謠……住在租界裏……傷兵……」

一下功夫，進來了三個穿黑制服的孩子，——家沉他們，一排地走到五舅母右手邊桌角上。

五舅母緩緩地看他們一眼。

「學校不開課，你不好好看書，帶着兄弟滿街跑！」接着那成了老例的一句：「等爹回來，要好好撻

頓！在外面做什麼嘍！」

老大老二對面笑笑，老二說：

「我們替傷兵扛床架子的哩。」

「傷兵——不能惹他們，要打人的！」五舅媽說。

六姑媽拿着牌指指他們：

「看嘍，他們把你們拐去，當勤務兵；挑東西，拖車子，不聽話，用皮鞭子抽！」

頂小的叫了起來，聲音裏夾着笑：

「還騙傷兵兇呢，他還摸摸我頭呢！」

「他們還給三份子一個椅子吃的哩。」老二補充。

「你們吃呀——放了毒藥的！」六姑媽威嚇似地點點頭。

大的冷冷地看一眼，對兩個小的：

「我們再去！」

做出了門。

「傷兵一來，真不得了了，我真想搬下鄉去」。六姑媽說

三姑爹一面伸手——回進芳要煤子，一面說：

「才在城裏租好了房子又下鄉！聽說現在傷兵秩序還好。」

「還好！六姑媽學着樣，」慢慢的看嗎！」

「現在有了命令：不許強買強賣，不許……」

「命令有什麼用！哪次打仗沒有命令。傷兵，你叫他怎麼好法吧！」

進芳氣得忍不住了。

「這次打仗跟以前的一樣嗎？如果你好好地給他吃，給他住，他們還鬧！他們不是人嗎？」

「傷兵總歸是傷兵」。五舅媽慢慢挨挨地說。等下又問三姑爹：「飛機會不會來這裏炸？」

「我又不是日本人，怎麼曉得呢！」

「五哥兩個月沒有寄錢了，講要搬長沙，人也不來，信也不來。我也不曉得怎麼的。」

「哪個曉得呢！」六姑媽說。「子喬來信，機關要我負，裁下來怎麼得了？一家人哪裏吃去住去！我

整天的怨死了。」

大家都被這問題弄沉默了。

「我整天——心口像刀子攢似的！飯也不想吃，什麼事都沒有做。……末一龍牌了，還不快點和，

四圍牌怎麼老不得完功呀！快點打完算了」。六姑抓一張，打一張，老不上，焦燥起來了。忽然——

「噢——清平，一百一！」

還沒有等到人家給完錢，兩隻手在桌上翻着牌，我到四張風拈起座來。

呆着腳尖的進芳突然站了起來：

「明天去找胡淑芸，跟她們一塊找點事做去！」

(文藝陣地第三期)

某夜

田 濤

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黑沉沉的烏雲，堆滿了天空，黑暗籠罩着田野，望不清楚那是山坡，那是土丘，只模糊的辨認出那突一塊缺一塊的陰谷。這彷彿是一條荒涼的路溝，我們的隊伍走在這裏面，因為早就受到過官長的警告：

「不準說話，腳步放輕些！」

腳步放得怎樣輕，也總是有摩擦的聲音，肩上和胸前負了沉重的槍枝和彈袋，身體早就有點疲乏了，怎麼還能夠顧得到腳下呢？鞋子磨得下面的草葉發出唧唧的響聲。草上滿了露水，我們的鞋子也都感到了潮濕。隊伍像一條蛇一樣在這條狹窄的路溝裏盤繞。溝裏似乎也是走大軍的路，不小心一隻腳就會滑進車轍中，鬧一個半跌的樣子。遇到這種事情時，長官也只有表露出他的慈憐，像一個平常的弟兄一樣，輕輕走過去把摔倒的弟兄扶起來。這時候，每一位弟兄都可以想像出他平日訓話時候那幅和藹微笑的面孔，的確他是一個很和藹的官長。他是個粗壯的北方人，家鄉已經淪亡了，自從他得到家鄉淪亡的消息以後，他就一直沒有笑過。

「報告連長，前面有狗吠的聲音。」

連長一個哨兵匆匆的跑過來，迎着他的面前沙的一聲，就是一個立正。連長站住了，整個的隊伍也都站住了，大家都往槍膛裏壓子彈，靜聽着遠處一個村莊裏的狗叫，彷彿是有多少隻狗在追趕着一個偷了主人東西的強盜狂吠，連長的影子像一根木棒似的站立在土坡上不動，報告連長的哨兵也就站在他面前不動。黑夜越來越黑了，狗吠的聲音也更厲害起來，漸漸的聽得見那裏也混雜着人說話的聲音。忽然又跑來一個弟兄報告：

「……前面就是一條河」。

前面是一條河？奇怪！這是什麼河？司令部裏的命令是令我們進發到沙河南岸一個小村落裏去追趕大隊的！這莫不是沙河嗎？可是誰都不敢動一下，漸漸的看見狗亂叫的那個村莊裏閃了一下火光，那火光彷彿又隱進了村莊裏去，黑沉沉的就什麼也不見了。

喊啞——嗚嗚……

班長劉挺走過來，他的粗黑健壯的影子在我們面前提着。

「前面也許就是我們的大隊！」

他說，險朝着那裏望，彷彿很想望見大隊的影子。可是什麼也望不見，只是一片茫茫的黑原。有的忍耐不住疲乏的弟兄就偷偷蹲了下去，一蹲下去可就睡着了，睡眠，現在在每一個弟兄心裏是如何甜蜜呵！只要官長允許倒下去，就是泥濘地方也能立刻睡得挺熟。

班長劉挺把那蹲下去的死豬們一個一個搖醒，親近他們的耳朵說：

「當着點心，不要窩了伍，……」

於是他就又揹着他那沉重的槍枝和彈帶，一搖一幌的佝偻着身子走上路坡去。

這個劉挺班長，也是個粗壯的北方漢子，他曾在前線帶着四個弟兄放步前，放到敵人跟前，把敵人的步哨兵用大刀劈了半塊頭，這樣給敵人發覺了，開了機關槍，一個弟兄死在火線上，帶回一個弟兄來。他改機關槍也挺有準兒，有一次他發現槍聲從樹上發出，他便架起機關槍來，向着樹腦瓜吐吐了一排子彈，隱避在樹上的敵兵們都像中了槍彈的烏鴉一般，咕噠咕噠墜掉下來，獲得了他們七八枝步槍，從那一次，他胆子更大起來。

馬兒在村莊裏嘎嘎的鴉叫，我們的隊伍又沿着這條溝路繞過那個村莊附近，那裏鬧騰的聲音聽得更清楚些，人們噙噙呱呱，我們都聽不清楚他們在講些什麼。忽然一個命令傳來：

「臥倒！」

我們像一羣蛙子一樣摸索着草坡，爬在地下，把槍筒担在土坡上，接着就聽見連長在叫：

「前方發現敵人，××米突，放！……」

一排連珠似的槍聲暴發，前面村莊裏一陣驚惶的人聲，馬叫！犬吠，彷彿是天要坍下來一般。忽然我們的右翼一陣機關槍掃射了過來，槍彈嗚嗚的磨擦過空氣，吼叫着從我們的頭上飛過去。我們順了這條土溝退回來。有兩個弟兄彷彿是倒下去了，我們那分散開，每班跟着每班的班長，尋找一個安全的地土臥倒，我們的疲乏都不知飛到那裏去了。

天上，雲氣慢慢散開，露出了那許多蛙子眼睛一樣的星星，擠弄着小眼睛視覷我們。我們這四個弟兄爬臥的地方彷彿是有水，我們胸前和膝部的衣服都溼透了，漸漸的，我們感到了夜的寒冷，地下很潮溼，還吸吮着我們身上的溫度。遠遠從星光之下可以望得見是村落的黑影了，這村落是不是剛才發現敵人的那個村落，那就不知道了。

墨一樣黑的一條土崗，把天空割開一條曲線，土丘和樹木在星光下都是一片黑。

一個弟兄總是用手摸著他的鞋子。

「你的鞋子怎麼啦？」

另一個弟兄問，把他自己的帽子往前面拉了拉，遮住一點濕氣。

「挺溼。」

摸著鞋的弟兄回答：

「是踏在水裏了吧？」

摸鞋的那個弟兄搖搖頭：「疼呵！」

「中了流彈吧。好弟兄，包上這塊手巾。」

他從腰裏掏出一塊潔白的手巾來，那個弟兄接過去，慢慢往脾上包。

劉班長在黑暗裏挺起了身子，伸出手槍去描準了前面，喊一聲：

「口令！」

「哎喲，我是老百姓呵，老總，放我過去吧！……」

一個四十多歲的老農夫，被這一聲「口令」嚇得團臥在路旁，直挺挺的把兩條胳膊伸出來，頭上包著一塊布。

我們問他前面是什麼軍隊。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那一軍！有的說話我聽不懂！他們叫我看看前面有沒有軍隊。」

「你知道X X村怎麼走？領我們去。」

這老農夫領我們順了一條土溝走，東方天空已經發了白，走出這條土溝，便是一條河，農夫說這就是沙河，兩岸都是沙灘，中間的水非常澄澈。太陽出來了，照見了村落和草原，這時候我們才明白蓄繞

着敵人佔據的村莊週旋了一整夜，老農夫是從敵人村莊裏出來的，我們叫老農夫替我們引路，渡過沙河，向××村進發！兩個人揹着腳受傷的那位弟兄，追趕我們的大隊。

（抗戰文藝第五期）

衝過第一道攔阻線

應 清

黃昏時，帶頭的×團，順着一條新踏出的麥田小道匆匆的走。在左右，三三五五的散兵，忽前忽後的奔着。還有那蒙古種的大驃馬，長頸子上的高頭一低一低的，大步的擺着尾巴跳躍着，還有小毛驢，鼓起大銅鈴眼，偏着頭，後腳幹彎曲着不想走。有一匹，憤怒的主人吼着不要了！在腳踢手下，自由的小毛驢小跑了兩步，悽然的悲鳴着。

隊伍爬上一條堤壩式的鄉間大道，左邊有稀疏的樹枝搖擺着。路是不平的，有許多小坑坑。一個拉着單車的人，幾步就落到後面，他掙扎着想走快一點，但愈掙扎愈被洶湧的人流擠到後面。他急得只好把新車為郎的一丟，跳躍着追朝前去。

×團有秩序的大步前進，在夜色里，身影和槍枝聯成一片鐵色。整個的團，前後接成一條活動的鐵流，金屬的聲音，在沉重的步驟里，「吞吞」的響着。

「嘿！這是一個多麼堅強多麼偉大的力量啊！」一路上，兩邊麥田里睡着不少的人。他們睜開了，驚喜了。他們正是要等待這樣的鐵流，來保護他們走到安全地界去。

散兵愈聚愈多了！（在黃昏時還不覺得可怕！）他們都懷着一顆虛驚的心，互相擁擠成幾大團，緊緊靠着團走，有些乘機混進行列里，把行列攪亂了。

×團好像一個九子太婆，前後左右有沉重的身子壓着。變得浮腫，笨重，苦累，無法可施的憤怒

着，腦子里充滿了要瀉流的血！

各連開大聲傳誦着命令：「低下去，連長的命令，跟上距離，那個混進來，拿槍托子打！」

立時，被趕開去的散兵，像退潮一樣，向兩邊閃開去。

又有命令由後面傳上來：「傳上去，旅長的命令，每連兩邊派出斥候兵。」

一會兒，命令閃爍下來，跟連着新的命令：「報告旅長，傳到了……傳下去，團長的命令，步子

放輕些，加快點！」

在前方，遠遠的有火光亮起來。隊伍自然的走快了。

命令又低低傳誦着：「團長的命令，不准吃烟，不准講話，飯罐水壺不要碰得響。」

但是，兩邊麥田里的散兵愈發跑得大風吹動樹林式的巨響，有許多又偷偷混進來了。

機槍連長無法可施的嘆息着：「怎麼辦呢？你又不能殺他們，殺不了這許多。要是敵人混進來，

喉！」他拍緊拳頭搖着說，這時五指軟軟的鬆開了，「等下跟敵人遭遇，他們又像一窩蜂子一樣，一陣亂

跑……唉！」

一切又安靜了，發亮的地方黑暗了。馬啊！人啊！浸在夜涼中，睡起來了。兩天沒有得休息的頭，

沉重的低垂到胸膛上。

忽然平原升高了起來，泥土濺打着臉皮，忽然又低下去了，人們一個跟一個跌爬了下去。下面原來

又是一片波動的發着新鮮氣味的麥海。

走完這一段絆脚的路，爬上一塊寬廣的曠地。人們艱難的喘着，紛亂的忙着，馬兒奔動着，跨過一

條又一條小河寬深的泥溝。（大概是交通壕吧？）許多沙石滾進鞋子里，抖又抖不掉，人們夢似的頭顱

倒倒的咬緊牙齒走。

「媽媽的皮，漢奸帶的路！」

話還沒有說完，「嗚嗚」響的子彈，有勁的飛着。大概只比頭高兩寸的樣子，騎馬的也不敢騎了。由曠地抽上公路，迅速的到達了一個大村莊前。灰白的高牆參立着，高大的樹枝交互編織着。隊伍停下來，派出尖兵去搜索。

夜靜寂得可以聽見樹葉顫動的聲音。毛驢子的大耳朵翻動了幾下，便淒涼的號叫起來。叫聲把所有的心都叫到了！

果然叫聲一息，村子里便閃出了火光，慢慢的燃大，揮動，好像一個高大的老人在緩慢的拖開腳步一樣。忽然火光闐大開來，燒紅了天空照明了細小的葉兒。空氣裏突然震動出一種金燭的聲響，好像沉重的嘆息一樣。

「坦克車！」不知誰人一叫，散兵就好像決堤的狂流一樣，擠壓着圍，紛紛落入低凹的平原里去。嚇人的東西「哄隆哄隆」的響着，好像汽車一樣，滾出村莊來。走一節悄然的停止了，射出暗黃的燈光，長久的照在空寂的公路上。

大概是響子東西吧？近三千人跑動的聲響，它們（坦克車）似乎聽不見。照了一會，便收了光芒，在黑暗中失望的嘆息着退回去了。

隊伍又在平原中走動起來，帶頭的好像帶昏了頭，似乎是倒折回來走——後面的狐疑的跟着。抬起頭來想找證據，但是天空的星光早被白霧吞沒了。又低下頭來平望出去，平原里的村莊都是一樣的；尤其是在這昏暗的夜間，每個村莊顯不出特殊的色調和形態，個個悄悄包在一色的黑的樹叢里面。

走呵！望呵！想呵！無術可展的腦袋又低垂了。

「哇！」營長驚叫起來，有樣東西在路邊閃出微弱的光芒。原來就是半夜前他親眼見人丟的新車。

他一氣跑到先頭去；騎馬的團長並排着走。

「報告團長。今晚的路是怎麼走法？走這一夜還是走不出這個圈子？」

「嚮導衝散了！」團長跳下馬來嘆息着。

「報告團長，我剛才看見半夜前有人丟的單車，我們是倒折回來了。」

不覺間，又走到一個村莊面前。×團長站住了。里面忽然有電光一閃，他就帶着隊伍一鼓勁衝進去。

這是個村鎮的樣子，隊伍湧進長方形的柵子門，在公路樣的街道上躡着。

射電光的漢奸捉到了，激憤的人羣沸騰着。他彎着腰裝着頭在拳脚下呻吟着，申辯着。

「你媽的皮，拖過來砍殺掉，不要跟他多講。」一個拳頭好似鐵鎚一樣，低低的由頭底下打到胸膛上。「一哇！」的一聲，胸膛就挺直了。接着，一隻大手掌打到臉上，發出清脆的響聲「爬！」

唉喲！唉喲！唉喲！……唔！唔！唔！唔！……

「你再叫，老子就叫他們拿刺刀殺掉你」。×團長攔住了正打得有勁的拳腳說：「你帶我們到××去，不殺你。帶錯就砍碎你。走！……」

朝原路上，×團長帶着非衝出不可的堅決表情，伴着嚮導，帶頭移動了。步子比先前要大要得快得多，小黃馬用緊張的勻和的碎步小跑着。

這時，誰也不講話了，用最大的堅忍性來支持着脚步的速度。失去聯絡的散兵們，乖乖的閉着嘴，跟在尾巴上走着。

三點鐘以後的天氣，滿含有冬天的寒冷。空氣似乎潮溼些，清涼的潤着口唇。麥尖上似乎有露水，消散着腳幹上湧起的熱氣。天空總是這樣的發白，好像已經天亮了的样子，在朦朧的眼裏永遠糊着這單

驟的變色，添上半夢的黑影，組成了一堆頂高頂寬的灰磚牆，永遠的眺着，幌着……消失了……人睡着了……兩隻腳幹好像上緊彈簧的機器一樣，不消受腦子的支配，自然朝正當的方位又寬又急的移動着。當踏上坦克車滾過的公路上時，天空已顯現淡淡的蘋果色，漸漸的威脅過人心的大村莊又顯在眼前了。

要發生的事讓它發生吧！這時，最膽怯的人也被氣憤弄壯了。經過這一夜痛苦的磨折，心，堅硬了！筋肉，緊張了！血液，沸騰了！我們一點也不猶豫的，讓刺刀尖蘸着清晨微明的亮光，踏着堅實的步伐，殺進村莊去！

埋在死一般寂靜里熟睡的村莊，顯出那老態龍鍾的樣子。寬闊的村路上，敵人新挖掘的直入掩蔽部，好像些深不可測的井口！

敵人的影響一點也沒有，大隊伍昂昂的通過，踏出了千萬個雄偉的腳印。機關槍架在兩旁，等待着「皇軍」出現好呼嘯！

敵人終於沒有出現，掩護的同志們，手癢癢的耐不住。等隊伍剛過完，就把手榴彈擲入深井式的掩蔽部去了，爆炸的聲音打破了深沉的靜寂，餘音特別清脆得悅耳！

太陽出現時，×團到了一個和平的大村莊。×旅長帶着×團早到了，大家歡呼着，互相熱烈的祝禱。

在鋪滿碎葉細枝的鄉間道上，平射砲車飾着青枝綠葉，帶着深濃的睡意。炊烟柔和的模樣，引起大家香甜的食慾。

睡在新鮮柔軟的麥草上，大家興奮的在想，所謂第二道阻攔線不過如此，第三道更脆弱吧？

（抗戰文藝十五期）

三 小說

一塊豬肝

老舍

大中華的半個身腔已被魔鬼的腳踩住，大中華的頭顱已被魔鬼的拳頭擊碎，只剩下了心房可憐的勇敢的不規則的尚在顫動。這心房以長江爲血，武漢三鎮爲心臟；每一跳動關係着民族的興亡，每一啓閉輕顫出歷史續絕的消息。牠是流民與傷兵的歸處，也是江山重整的起點。多少軍船載來千萬失了國棄了家的男女，到了這裏都不由的壯起些胆來，渺茫的有了一點希望。就是看一眼那滾滾的長江，與山水的壯麗，也足以使人嚥下苦淚，而想到地靈人傑，用不辛悲觀。

江上飛濺雪花，灰黃的江水托着原始的木舟與鋼鐵的輪船，浩浩蕩蕩的向東流瀉；懷着無限的憤慨。時時發出抑鬱不平的波聲。一隻白鷗追隨着一條小舟，頗似一大塊雪，在浪上起伏。黃鶴樓上有一雙英朗的眼，正隨着這片不易融化的雪輾動。

前幾天，林磊從下江與兩千多難民擠在一條船上，來到武昌。他很難承認自己是個難民，他有知識，有志願，有前途，絕對不能與那些只會吃飯與逃生的老百姓爲伍。可是，知識，志願，與前途，全哪裏去了？他逃，他擠，他餓，他沒任何能力與辦法，和他們沒有絲毫的分別。看見武漢，他隱隱的聽到前幾天的砲聲，看見前幾天的火光。眨一眨眼，江漢關與黃鶴樓都在火影裏，冒着衝天的黑烟。再眨一眨眼，火影煙塵都已不在；他獨自流落在異鄉。身上薄薄的一身西服，皮鞋上裹滿各色的泥漿，獨自扛着簡單得可笑的一個小鋪蓋捲。誰？幹什麼？怎回事？他一邊走一邊自問。不是難民！他自己堅決的回答。旅館却很難找，多少鐵一般的面孔，對他發出銅一般的沒有房間！連那幾簡單鋪

蓋捲都己變成重担，腿己不能再負邁開的辛苦，他竊找到一間比狗窩稍大的黑洞，絕對不尊嚴的，他爬在那木板上整整睡了一夜，還不如一隻狗那麼發聲醒靈動。

醒來，由衣袋裏摸出那邊未曾丟失的一面小鏡來，他笑了。什麼都沒有了；却仍有這面小鏡照照自己。瘦了許多，鼻樑還是那麼俊秀，只是兩腮凹下不少，嘴角旁顯出兩條深溝，好像是刻成的，微微有些陰影，是自己，又不十分正確——到底不是難民！

放下小鏡，他決定忘下以前種種。原先就不是凡夫，現在也不能是難民，眼目還得成個有為的人物。這是一貫的，馬上要為將來打算打算。

他過江去看看漢口，車馬的奔馳，人聲的叫鬧，街道的生疎，身上的寒冷，發他沒法思索什麼，計劃什麼。他只覺得孤獨，苦悶。街上沒遇到一個熟臉，終日沒聽到一句同情的話，抱着自己過去的一切志願與光榮，到今天連半驕也無處去訴。這個處所是沒有將來的。自己可是無論如何決不肯與難民為伍。買了份報，沒有看見什麼。他不能這樣在人羣中作個不伸手乞錢的流浪者，他須找個清靜的地方，細細思索一番。把報紙扔掉，想買本刊物拿回旅館去看——黑洞裏不是讀書的地方，寫了吧；非常的難扭！不過，刊物各有各的立場；自己也有自己的立場；不讀也沒多大關係。自己的立場是一切活動上對個人的對國家的——的基礎。這個，一般人是不會有的，所以他們只配作難民，對己對國全無辦法。

在「黃鶴樓」上，看着武漢三鎮的形勝，他心中那些為自己的打算，和自己平日所抱定的主張，似乎都太小一點。眼前的景物逼迫着他忘了自己，像那隻白鷺似的，自己不過是這風景中小小的一片。要是沒有那道萬古奔流，烟波萬頃的長江，一切就都不會存在；鷗鳥桅帆……連歷史也不會有。寒江上飛着雪花，翻着巨浪，武昌的高傲冷雋，漢口的繁華緊湊，漢陽的謙卑隱秀，使他一想便想到中國，想到中國的歷史，想到中國偉大的潛在力量。就是那些愚魯無知的漁夫漁子好像也在那兒支撐着一點什麼，斷

非偶然，也非無用。眼臨清那隻白鷗。他感到一種無以名之的情感，無限，渺茫，而又使他心中發熱，眼裏發溫。

但是，還沒有一點實在的用處。他必須爲他自己思索：茫茫的長江，廣大的景物，須拿他自己作爲中心，自己有了辦法，一切纔能都有了辦法。自己的主張，是個人事業的出發點，也是國家轉危爲安的關鍵。順着自己的主張與意見往下看，破碎的江山還可以馬上整理起來，條條有理，頭頭是道。他吐了一口長氣。江上還落着零散的雪花；白鷗已不知隨着江波飄到那裏去了。

是的，他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前進的。他天然的應當負起救亡圖存的責任。他心中看見一條白光，比長江還長，把全中國都照亮，再沒一點渣滓，一星灰塵，整個的像塊水晶，裏邊印着青的松竹與金色的江河。不讓步，不搬動！把這條白光必須射出！他挺了挺胸，二十五歲的胸膛，吐出萬丈的豪氣。

雪停了。天天看見長江，天天堅定自己，天天在人羣中擠來擠去，天天踩一鞋泥，天天找不到事作。林磊的志願依然很大，主張依然很堅決，只是沒有機會，一點沒有機會，他會氣餒，但是也不會快活。物質上的享受，因金錢的限制，不敢去試嘗；決定不到渡口去，免得看見那些令人羨慕的東西，又引起氣短與傷心。普通的勞作與事情，不屑於投効；精神上的安慰只仗着抱定主意，決不妥協。假若有機會得到大的事情作，既能施展懷抱，又能有物質的享受呢，頂好；能在精神上如願以償而身體受些苦處呢，也算不錯；若是只白白受些苦，而意志莫伸，那就不如閒着也不好受，可昇到底自己不至與難民同流，像狗似的去求銜飯吃。

買了些本刊物，當不落雨的時候，拿到蛇山上去讀。每讀過一篇文章，他便畫着自己所知道的去揣摸，去猜想，去批判。每讀過幾篇文章，他便就着每一篇的批判，把他們分別出來：哪篇是哪一黨一系的主張，哪一篇與哪一篇是同聲相應，或異途相攻。他自信獨具卓見，能看清大時代的思想鬥爭的門戶。

與旗號；從而自許爲戰士中的一員。這使他歡喜，驕傲；眼前那些剛由內地開出來的兵，各地流亡來的乞丐，都不值得一看；他幾乎忘了前線上冰天雪地裏還有多少萬正規軍隊與義勇軍，正在與敵人血肉相拚，也幾乎忘了自己的家鄉已被敵人燒成一片焦土；反之，他渺茫的覺得自己是在一團光暖的犬廳中，坐在沙發上，吸着三炮台煙捲，與一些年輕漂亮的男女，討論着革命理論與救亡大計；香燭，熱鬧，舒服而激烈。他幻想着自己已作了那黨青年的領袖，引導着他們漂漂亮亮的，精神神的發表着談話，琢磨着字眼，每一個字都含着強烈的鬥爭力量，用一篇文字可以打倒多少政敵，塗蕩若干不正確的觀念。想到這裏，他不由的想起許多假想敵來，某人是某黨，某人是某派，都該用最毒辣的文字去斬伐。他的兩眼放了光。立起來，他用力的扯了扯西服的花襟，挺起胸來，向左右顧盼。全城在他的眼中，他覺得山左山右不定藏着多少政匪與仇敵；屋頂上的炊煙彷彿是一些鬼氣，非立即掃蕩不可。

他這樣立在抱冰堂前或蛇山的背上，恍惚的想到他的英姿是值得刻個全身銅像，立在上山，永垂不朽——革命的烈士。可是，每逢一回到小旅館中，他的熱氣便沉落下去，所有的理論，主張，與立場，都不能使那間黑洞洞光明一點點。他好似忽然由天堂落到地獄中。這他極極難堪的覺到自己並沒有力量去克服任何困難，那真正逼着他來到此地受罪的，却是日本，而不是什麼鬼影形的假想敵。到這時候，他纔又想起在「黃梅樓」頭所得到的感觸與刺激；合起全中國的力量去打日本彷彿纔是最好的辦法；內部的磨擦只是搗鬼。他想到了這個，可是不能深信，因爲實際上去戰爭與犧牲似乎離他太遠；他若這麼去努力，就有點像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他是生在黨爭的時代，他的知識，志願，全由紙面上的鬥爭與虛榮而來。他的那身西服只宜坐在有暖氣管的屋子裏，他不能了解何謂「沙場」，何謂「流血」。他心中

說

有「民衆」這一名詞，但是絕對不能與那把痰吐在地上的人們說過一句話。

他想安心寫些文章，投送到與他的主張相合的刊物去發表，每一篇文章，他決定好，必須是對他已

讀過的某篇文字的攻击或質問。把人家的文章割解開來，他不惜斷章取義的摘取一兩句話去拚死的責難，以便突破一點，而使敵軍全線崩潰。他一方面這樣拆到別人的文章，一方面整算自己的寫法；費了許多工夫，可是總不易湊成一篇。他有些焦急，但是決定不自餒；越是難產越見文藝的良心。

爲思索一詞一語，他有時候在街上走走好幾里路。街上一切的人與事，都像些霧氣，只足以遮障他的視線，而根本與他無關。正這樣喪胆游魂的走着，遠遠的他看見個熟識的背影：頭髮齊齊的護着領子，脖兒長而挺脫，兩肩稍往裏抱着一些，而背脊並不往前探着，頂好看的細腰，一件藍色的短大衣的後襟在膝部左右擺動，下面露出長而鼓滿的腿肚兒。這後影的全部是溫柔，利落，自然，真純；使林磊忽然忘了他正思索着的一切，而給他配合上一張長而俊麗的臉，兩隻頂水靈的眼永遠欲罷不能的表情，不是微噴便是淺笑；那小小的鼻子，緊緊的口，永遠輕巧可愛而又尊嚴可畏。他恨不能一步趕上前去，證明那張臉正和他所想起的一樣。而且多着一些他所未見過而可以想像到的表情：驚異，親切，眼中微溼，嘴脣輕顫，露出些光潤美露的牙來，半晌無語……那個後影是不會錯的；那件藍色短大衣是不會錯的；他只須，必須，趕上前去，那張臉也必不會錯，而且必定給予他無限的安慰與同情。他是怎樣的孤寂悲苦呀！

可是他的脚不能輕快的往前挪。背影的旁邊還有另個背影，像寫生畫中的人物，未戴帽的頭只是個不甚圓的圈兒，下面極簡統的隨便的披着一件臃腫的灰布棉衣。林磊一時想不出這個背影最恰當的像個什麼，他只覺得那是個布口袋，或沒有插好的，一個鋪蓋捲，倚靠着她，是她的致命的累贅。她居然有這個布袋靠得很近，緩緩的向前走；他不能趕上去，不能使布口袋與他分享着她的同情與美麗。他幻想着，假若她的臉若能倒長着，而看見了他，她必會把那件帶腿的行李棄下，而飛跑向他來。這既是決不會有的事；他的苦痛漸漸變爲輕蔑與殘酷；她並不是像他想像的那麼真純美妙。說不定，還許是因迷離而變

成了妓女呢！不，她決不能作妓女！他後悔了。即使是個妓女，他也得去找她，從地獄中把她救拔出來。他在大學畢業，她剛念完二年級的功課……看着那倆背景，他想起過去的甜美境界。兩年的同學，多少次的接觸，數不過來的小小的親密——這成了一段永難消滅的心史。難道她的一切都是假的？爲什麼和個傷兵靠着肩？隨着她，到底往哪裏去！

馬路上迎面過來一隊女兵。只一眼。他收進多少純潔的臉，正氣的眼神，不體面的制服，短而努力前進的腿。她——他急忙把眼又放在那個背影——莫非也是個女兵？他加快了腳步，已經追上她，她那個傷兵進了一座破廟，上台階的時候，她挽起傷兵的左臂；右臂已失，怪不得像個沒捆好的什麼行李捲呢。破廟的門線上掛着個木牌——××××傷兵醫院。

林森一夜沒能睡好。那兩個背影似乎比什麼都更難分析，沒有詳密的分析，結論是萬難得到的。死亡圖存的大計，在他心中，是很容易想出來的；只要有一定的立場而思路清楚便會有好的言論與文章；大家都照蕭文甫裏的指示去作，事情是簡單的。那兩個背影却是極難猜透的謎。盡他所能的往好裏想：她捨去小姐的生活，去從軍，去當看護，有什麼意義呢？多少黨纜業的士卒，都被打败；多添一半個女兵，女護士，有什麼好處呢？女子真是頭腦簡單的動物！

一清早，他便立在破廟前，不敢進去，也想不出方法見到她，他只覺得頭昏。天上有一層薄雲，街上沒多少行人，小風很涼，他蹣跚着，有意無意的看着那兩扇破廟門。

門裏有了腳步聲，他急忙躲開。一個背着大刀的兵，關閉廟門，眼睛直勾勾的立在木牌的前面，好像沒有任何思想，任何表情，而只等着向誰發氣與格鬥。林森無論如何也不能捉她——假若她真是在此地作事——與這樣的簡單得像塊木頭的人們調合在一塊。一些塊乾木頭，與一朵鮮花；一個有革命思想的女兒，與一羣專會廝殺的大漢，怎能住在一塊呢？

他開始往回走，把手插在褲袋裏，低頭看着鼻子裏冒出的白氣。他的右肩忽然沈了一下，那個長而俊秀的臉離他的只有半尺來遠，可是眼中並沒有濕，脣也並沒有顫；反之，她的眼中有股堅定成熟的神氣，把笑臉的全部支撐得活潑大方，很實在，而又空靈，彷彿不是要把一些深意打入他個人的心中去，而是為更廣泛博大的一些什麼而欣喜。

「磊，你怎麼來的？」

磊答不出一個字。她的臉比往日粗糙了一些，頭髮有許多久沒有雷燙，神情與往日大不相同；他很想一想她能肯定的承認她確是舊日的光嬌。這麼想一想的裏面，却藏着些疎遠與苦痛。

「磊，你怎麼了？怎麼直發呆？」光嬌趕上了他的步度，靠住他的肩。

他想起那個布口袋。

「家裏怎樣？」她看了他的臉一下。

磊把手往更深處插了插。

光嬌把頭低下去：「我的家全完了！父母逃是逃出來了，至今沒有信！」

「可是你挺快活？」磊的脣顫動着，把手拔出來一隻，擦了擦鼻子。

「我很快樂！」她皺了皱眉：「當逃難的時候，父母失散，人財兩空，我只感到窮困，像風暴裏的一個落葉。後來，遇到一羣受傷的將士與兵丁，他們有的斷了臂，有的癱了腿，有的血流不住，有的疼痛難忍。他們可是仍想活着，還想病好再上沙場。他們簡單，真是簡單，真是一條命，只有一個心眼——把命要在戰場！我呢，什麼也沒有了，可還有這條命。這條命，我就想，須放在一個心眼裏；我得作些什麼。我就隨着他們來到此處，作了他們的姐妹。」

「他們為誰打？他們不知道。」磊給滿腹的牢騷打開了閘：「他們受傷，他們死；為什麼？不知道！」

你去救他們，立在什麼立場上，有什麼全套的計劃？嘔，把一兩個傷兵的臂裏好就能轉財為勝？」
光媽笑了。「我沒有任何立場與計劃，我只求發我個人的力量，救一個戰士便多保存一分戰鬥力。父母可以死，家產可以丟掉，立場主張可以拋開，我要作馬上能作該作的事。我只剩了一個理想，就是人人出力，國必不亡。國是我的父母，大家是我的兄弟姐妹。一陸軍也好，七路軍也好，凡是爲國流血的都是英雄；凡是專注意到軍隊的系屬而有所重輕的都是愚蠢。」

「完全與青年會，紅十字會的惡人一樣」，磊的笑聲很高，很冷：「婦人之仁！」

「是的，我將永不撒手這個婦人之仁」。她沒有笑，也沒有一點氣：「我相信我自己現在不空虛，因爲我是與傷兵們的血肉相親；我看見了要國不要命的事實，所以我的血肉也須投在戰潮中。假若兵們在我的照料勞作而外，還要我的身體。我決不吝惜；我的肉並不比他們的高貴。可是，他們對我都很敬重；我袋中有一角錢也爲他們花了，他們買一分錢的花生也給我幾個。在這兒，我明白了什麼叫作真純，什麼叫作熱烈」。

「連報紙也不看？」磊惡意的問。

「不但看，而且得由我詳細的講解；在講解之中，他們告訴我許多戰績、人名、地名、風景、物產。他們不懂得的是那些新名詞，我不懂得的是中國的人、地、事情。他們纔是真正的中國人；生在中國，爲中國而死，明白中國事。我們，」光媽又笑了，「平日只顧了翻譯外國書，却一點不曉得中國事。美國鬧什麼黨派，我們也隨着鬧，寫自不曉得那是無中生有，自天擲鬼！」她忽然立住了，「嚇！走過了！」

「走過了什麼？」

「肉舖！我出來給到排長買二毛錢的豬肝。」她扭頭往回走，走了兩步，又轉回來：「他的血流得太

多了，醫院裏又沒有優待的飯食；所以我得給他買點豬肝。你有錢沒有？這是我最後的兩毛錢了！」

林薇掏出一塊錢的票子來。她接過去，笑着，跳着，鑽進一家小肉鋪去。天上的薄雲裂開一條長縫，射出點陽光來。也看見了自己的影子，瘦長的在地上臥着。

「婦女是沒有理想的，」他輕輕的對自己說：「一個最醜的孩子也是媽媽的寶貝兒！誰給她送一束花，誰便是愛人；到如今，誰流點血便是英雄！」他想毫不客氣的把這個告訴她，教她去思索一下。

她由小肉鋪輕巧的跳出來，手中托着塊紫紅的肝。她兩眼釘在肝上，嘴角檢出點笑，像看着個最可愛的小孩的臉似的。

他急忙的走開。陽光又被雲遮住。眼前時的現出一塊紫紅的豬肝——豬肝的一邊有些人，有些事；豬肝的另一邊什麼也沒有；彷彿是一活一死的兩個小世界似的。

（民意週刊第十四十五期）

劉粹剛之死

蕭乾

江南的晚秋原沒有北中國那樣蕭殺，然而半世紀來空前浩劫的一九三七，却把那最昇平的田廬都遭了摧殘。同年春天插秧時，田塍上還可以聽到一脈愴欣的俚歌，時常且有樣式新奇的風箏由城裏灰色屋頂上騰昇，用悠閒點綴了那淨藍色的天空。但自從八月，那聲聲殘暴的海盜闖進了滬江，江南，即使離鐵道很遠的僻鄉，也失掉了原有的靜穆。

十月二十五的早晨，深水坡頭，爲金黃晨曦染了色的荒草微微抖了一抖，田廬上無聲地飛起一羣燕子。雜在這唶啞嘶嘶的一羣裏面，還飛着一隻翅膀龐大得出色的鋼鐵的禽類。他們結伴掠過阡陌萬頃的廣袤田野，掠過龍蟠虎踞的起伏山嶺（有楞有角真像手捏成的），掠過銀帶一般的秦淮河，朝着西北飛

去。

清晨的天空是微涼的，然而他們各個揣了一顆溫暖的心。小燕一顆顆規則地悸動着的心裏如果也藏着點什麼的話，那不外是采石磯岩縫裏新搭成的巢，和蹲踞在那裏面待哺的雛燕。那鋼錢的骷髏裏藏着的却是空軍少尉劉粹剛，一個接連鏖戰了七十多天，擊落敵機十三四架的空中好漢。這是八、三以來，他第一次的休假。他向着南京進發。

藏在這顆心窩裏的，可比小燕的複雜多了。本能地他不能忘掉山西路那扇釘了「遼南劉寬」的家門，和兩個月前，倚在那門檻上招手送他的美麗影子，然而他更得抓牢，幾聲地旋動手腕裏的機噐。他戴過戴了風鏡的眼睛，忽然記憶裏冒出一陣熱烈的歌聲，蒼蒼地響在那隆大的摩托機聲裏。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小

(呵，沒有比這個國家再美麗的，可也沒有比這個國家再受凌辱的了。)

這時，機翼下出現了一個蜂窩般的城市。他用力扳動膝前的昇降舵，隨着，螺旋槳轉動得慢了。機身如一隻輕靈的鴿子，很熟悉地環了明故宮打了一個圈旋，像是用那英勇影子撫摸了下面那些受着敵機威脅的屋頂，隨之，起落輪着陸了。

跳出機門，他熱切地抓到許多隻歡迎人的手。有的道賀他在瀏河口上新建的紀錄，有的問他雲水同志們的安好。這身材魁梧滿臉海濤笑容的遼南青年擲了擲飛行衣上的塵土，就和大家醜進休息室去了。

這時，機場上的勤務端上一份早餐來。

「別留老劉，他心慌了，快先放他回家罷！」李分隊長這樣逗着他。

他的確沒顧得吃東西，然而可也不曾即刻奔回家去。他拍拍老朋友的肩膀，會意地走出去了。

這時，休息室的掛鐘已經十點二十分了。

他是很急着回家的，然而走出機場，他沉吟了一下。梁副隊長死得好慘。如今，他的家眷已經到京了。而且，聽說爲了撫卹金事，家庭還起了爭執。他決定以梁烈士的生前知友，多年同事的身分，去幫他們調停好。

雖說這是他的休息，其實，除了沒有在空中馳騁外，在地面上，他依然是手脚不得停歇的，直到下午五點，他才回到自己那個溫暖的家，

他見到他的太太，第一件事是替他的隊員們謝謝她爲他們手織的羊毛衣。他們的確是一對年輕夫婦，二十三歲結婚後，到現在剛剛兩年（那以前她曾經在錢塘江畔創辦並且主持過一個小學校），然而他們却知道怎樣節制自己的情感。他們用堅實的鼓勵，相互的尊敬，代替了一般「小夫婦」的纏綿。八月十一日，神聖的保衛祖國的戰事剛開始的時候，劉少尉由揚州寫給她的信可以看出：

「假如我要是爲國犧牲殺身成仁的話，那我是盡了我的天職，因爲我們是生在現代的中國。是不容我們偷生片刻的。您（指其夫人）應當創造新的生命，改造環境，我只希望你永遠記住在人生旅途上遇着這個人，我們爲公理而戰爭，我們爲生存而奮鬥，我們會勝利的，……」

這信寄到南昌後，不久，一封字體秀麗的覆信又在揚州收到了：

「萬勿因我之念你，而有所分心也。否則，麟實爲國家之罪人矣。我們不要驕，不要餒，所要的只是一副健全的體格，一顆堅定、忍耐、縝密的心。每次上機，親自檢查一番，太信任人也會靠不住的，同時，自己的這一番戰略也得時時小心，預防敵人也將取這一種戰略來侵犯我。頭腦固然

要清，鎮靜尤不可少。在家裏有我照料。萬不要惦念。現在我已交給了國家，我不應再以私事來牽亂你爲國製悔的心。粹剛，現在不是我們的時候，誠如你所說，我們的時候在殺退了倭奴，恢復我河山，我中華民族永存於世界的那一天。那時候我們再娓娓清談，我們的小家庭再充滿了融洽之氣，我希望那天早日來到……」

由這兩段節錄的信，讀者大約可以不憑描寫也摸得清這位飛將軍的「內助」是怎樣明達果毅的女子了。因而，在這闊別經月之後，諸位當也不該期望電影上所看的那一套了。祇要想想看：上午十點飛到首都，他的「安樂窩」所在的城，却到下午五點多鐘才回家，便已够「不近人情」了。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魯南，浙江，山西全省騁馳的，正是千萬不近人情的好漢，是他們的血肉骷髏遏止了兇猛的洪水。

就像其他小夫婦學說着「璇宮豔史」一樣，我們這位飛將軍開始有聲有色地追敘十月十二號那天，他在首都上空用殘破飛機擊落那架敵機的故事。他擺動着粗大手掌，忽起忽落地描摹空中動作。當他說到他的飛機上的一部鋼絲突然被對手連珠的機槍擊斷了時，房裏那唯一的聽者不自覺地抬起小拳頭，安詳溫柔的臉上頹然露出了無限的關切。

「這時候，我想降落。」空中好漢像是安慰了她。「但是，一架敵機迅速地跟蹤來了。而且，馬上就要撲到背上來了！」

「呵——」她小母親似地走攏來，直像是可以保護他。

「我算計反正也倒透了。我拚它一下。就開了油門，等那傢伙飛近了時，就冷不防給它來了個小轉彎，猛然向上衝去。忽然，敵機在前面出現了。放了一排槍，砰地一聲，那傢伙的汽缸給我射中了。直像個崩完了的爆竹那麼一溜黑烟掉下去了。」

這時，一種無比的驕傲，佈滿了劉太太的臉上。她替他計算着：

「粹剛，九一八你入軍校航空班，一二八你入的航校，如今，八一三你已是個出色的打手了。這三個難過的日子却剛好是你的路程碑了。」

正說着，俄人喊着開飯了。

在飯廳的牆壁上，他忽然發現了一個樣式像裝表牌的牌子。他走近了一看，呵，正是他擊落敵機的紀錄，旁邊還用纖細的小字註着「遼西」「沿江」一類地點的說明，在另一個表上，列着的是他這一分隊的總紀錄。他看完了後，一種介於感激與驕傲的情緒流露出來：

「希麟，你真是細心極了。」

「不，這是我天天充飢的東西，我才把它掛在飯廳。我守着它，由八月十三，看着它一天天增加着，我歡喜得什麼都吃不下了。我祇盼着你新的捷報。」

忽然，他記起了一件事。

「啊呀，我得快些吃飯。今天七點鐘還有個會。」

「什麼會呀？」她本來已爲他安排了一個極美好的晚上。她知道他需要些休息了。

「是東北救國會」。說到東北，他自己也怔了一下。他心坎上浮起一些蒼白頭髮，一片爲強人霸佔了的家園。

七點鐘，他是坐在福壽飯店的會場裏了。當他進門時，許多同鄉爭着和他握手。有的還自己報着名。「我是XXX，呵，你給咱老鄉增光了。」

他一律很誠懇很爽捷地回答：

「應該的！」

在台上，有人報告着收支賬目，有人報告經營情形，有人演說，最後，還有人唱歌。歡聲宛轉而低

啞，全場會員都似陷入了一個可怖的回憶中。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

大豆高粱——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聽到這裏，我們的劉少尉已經由悲憤而變得不耐煩了。他那雙濃重的眉毛聚攏了起來。然而歌聲還在宛轉着，直像在用虹吸管吸着大家的眼淚。

脫離了我的家鄉，

流浪，流浪

.....
那年，那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

可愛的故鄉——

爹娘呵，爹娘呵

這時，會場裏還真有了啾啾的聲響。他實在忍不住下去了。他在那個歌者唱完一段時，立了起來：

「主席，我提議我們唱點好听的歌。我不怪那唱的人。我們應勸告那些編曲的文人，這不成。看，大家全哭了。然而，哭有用嗎？這才是亡國之音哪，這麼叫化子似地哀求！所有丟掉的都還是我們的，只要我們有胆子去拿回來。現在，我們還不是已挽了袖子，要去拿嗎？爲什麼還用這種傷感的調子洩氣呢？主席，我提議我們唱點壯胆的。」

劉少尉乾脆地結束了這提議，用炯炯的目光環視了場中的會員（那些抹過眼淚的，即刻羞慚起來），便重新坐下了。

然後，還是那個歌者，那隻喉嚨，聲音却由乞丐而變爲戰士的了。他唱「衝鋒」，也唱了「青年航空員」。

大約八點光景，外面有人找劉少尉。

他走出會場。門口停了一部飛機場上派來的汽車。是參謀長派人來接的。先到他家裏，沒找到，所以才又跑到這裏來找。

他登上汽車。

參謀長說，娘子關頃已失守，空軍接長官命令派一隊飛機出發，任務是在二十七日拂曉，掩護八路軍反攻娘子關。參謀長並且說，現在這邊缺少領隊的，問他估量自己體力，能不能犧牲這班休息？

這時，他不但有抉擇的充分自由，而且也有充分理由。兩天來，他腹部就纏環有些痛。而且，山西他不曾飛過，對於天氣，航路，一點也不熟悉。但是責任心不允許他畏縮地考慮這些。他即刻接受了這任務，並且立刻出發陵園（那時，飛行員的住所）去組織隊員。然後，又到中華門去交代第××隊部的公事。

好一個「休息」，可等急了家裏的劉夫人。直到十一點，才聽到一陣急遽的敲門聲。

回到家裏，他只把明天要出發的事告訴了太太。按照空軍習慣，並不告她往那裏飛。他們沒有時間去，從那個悲慘的時候「那麼哀哭。他們即刻很敏捷地「分工合作起來」。劉夫人即刻爲他打點箱子，檢出那些輕而禦寒的東西，一一爲他平鋪在箱底。他說了一聲「你不用給我帶多少衣服」，而且不必帶鋪蓋，自己便在桌頭整理着地圖。在那張縮尺五十萬之一的地圖上，他握了管紅鉛筆的手指仔細地緩緩地蠕動着，藉濃淡顏色辨識着地面的高低，河流，村落，森林，和敵人的陣地。暮想後天黎明，他便將領着八條好漢，三隻鐵鷹，掩護着一支英勇的生力軍，向着地面上頑敵作掃蕩的攻擊時，他與喬得一點睡意也沒有。

然而在家裏他有着一個溫存而謹嚴的教官，她知道睡眠與精力的關係，就催着他早些就寢。其實，那時已經十二點過五分了。

二十六號早四點半，窗外還漆黑着的時候，他便爲床頭那隻小鬧鐘喚醒了。一個空軍戰士的洗盥是一件極簡單的事。然後，他就整衣出去了。

送到門邊，劉夫人還爲他計算着過了兩個小時的覺。她諄諄叮囑他晚上早些睡（殘忍的安排，嚴密的擺佈！她一點也不知道他晚上將睡在那裏！）。

劉少尉登上車後，還由車窗伸出手來擺着。

去陵園招集了隊員，便一同出發到飛行場。汽車輕快地駛過寂靜清冷的中山路，在車裏，他還同隊員們談說着二十七日拂曉他們應取的戰略。

在機場進午餐時，他忽然用手按住腹部，一種痛苦隱然在腹內蠕動。同學們覺得他面色有些不對，有一個還爽直地勸他請假。但他很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勸告。他還在臉上做出一片漠然的笑容。爲了軍事

命令須守秘密，同學們都不知道他是負了怎樣神聖的使命。

終於，七點鐘，三架飛機的六個發動機旋動出一陣隆大的響聲。環着機場打了一個半圓圈後，便翔翔飛起來了，勻稱地排列在灰藍的天空，向着遼遠的西方飛去。那飛在這美隊隊形前面領隊的，正是我們的劉少尉。

他們是沿了揚子江上溯的。

十月的清早，高空的寒風是勁峭的。江上還盤桓着一層乳白色的烟霧。大約十點鐘光景，他們飛到了漢口。

他們並不會休息。是飛機，每隻又喝了幾十桶汽油，機械員爬上爬下檢查過它的五臟，然後，又折向正北飛去。

今晨，當他們飛過蕪湖時，太陽還會向大地探了一個頭。這時，天空却佈滿了鱗狀的灰雲。爲了避免意外，他們衝出濃厚的積雲，在離地面一萬五千尺的高空飛行着。

下午一點左右，這三隻和雲霧奮鬥了兩個多小時的鐵鷹終於降落在洛陽郊外的機場上了。

他們很黯然地吃着那頓午餐。窗外，烏雲愈積愈厚。他們原盼着在順利的天氣下，明晨給關進娘子關的敵人一個猛烈打擊，然而這種暗灰天氣使得他們對這把握起了一些躊躇。

但是他們仍笑嘻嘻地爬進了機門，彼此招一招手，向着西北方向航進了。這次他們是飛向太原。

這時，洛陽太原間不但瀰漫着厚霧，而且還落着雨了。初次在這陌生的多山坡面飛行的他們，只有把速度儘量減少，並隨時辨識着機翼下面模糊的陸標，猜着那條是沁水，那條是浩蕩的汾河。

他們便沿着汾河，尋找着有飛行場的太原。

天已暗了下來。太原的時間比洛陽又慢了一小時，事前劉少尉是不會知道的。如今，黃昏遮住了

切可能的陸標，他們是穿行在夜霧中了。

這時，排在左翼的一架飛機有了毛病，用燈語向領隊招呼了一聲，折回頭飛了。

如今，是只剩這麼兩架飛機在跟黑暗和高空的寒風奮鬥着了。他們飛到應是太原了的地方，可還沒看見太原，這樣，只好繼續向北飛。

忽然，地面放起高射砲了。燦爛陰森的砲彈在他們機身附近接連地開了花，爆裂的聲音在黑空裏響着。

他們飛入晉北敵人的陣地了。

於是，他們趕忙調度着昇高器，拚命飛出火力帶外，才向回折飛。

劉隊長對於尋覓陸標原是極諳熟的老手。他忖度着，一定是太原機場沒有燈光設置，只好重新覓夜飛回洛陽去了。

八點五十分的光景，他們飛過一道山嶺。

這時，劉隊長的量油器的指針已愈偏愈左，說明着油已快告罄了。人呢，在這黑夜和北國的勁風掙扎着，也已疲勞不堪了。他深怕隊員受自己的牽累，就關閉了機側的指揮燈。按照航空規矩，那是一隊員分散，各尋降落地」的記號。

然而那架飛機仍緊緊跟隨着他，不忍單獨離隊。

他又繼續領導着前進。

然而愈看情形愈不對。他自己已是徘徊在生死線上了，人是那樣疲竭，油像是比人的精力所剩更少。為避免雙雙犧牲，他只好重新關閉了指揮燈。

沒想到另外隊員那架却比他先沒了油。他打出了「被迫降落的燈號」。

許多人成天斤斤於瑣細道德，只有空中好漢才配完成那更高更偉大的道德。

如今，劉隊長隨身僅有一顆照明彈，這也許就是逃生的一把鎗匙。不幸，那個隊員沒有帶。拋開國家，社會，單單從人類的本能上想，他留下這顆，也值得原諒！倘若子還可以說是「爲國保身」，其實，即使明白說是爲保自己，在這生死的邊線上，也沒有什麼不該了——

然而，劉隊長扳了機柄，一顆，唯一的那一顆照明彈垂落下去了。黑空放了光明，地面放了光明，中國空軍的道德放了光明。

只那麼一板，然而那需要對國家，對同類，比平常人更深切一點的愛。

如今，是只剩他孤單地飛行着了。他沒有了夥伴，沒有了照明彈，所餘的祇有一套隨時可乾的油箱，滿身的疲憊，和一腔報國的赤誠。那是比照明彈有更燦爛的光輝的。憑了那個，他勇敢地前進着。用極端的鎮靜克服着本身和四周的威脅。

這時，他飛過一座小城（事後我們才知道是晉南邊界上的高平縣）。那量油器的指針是就要落底了。平凡人，成天誇耀着一些渺小到可笑的勇敢，只有空中英雄才能表彰勇者的化身。是的，他整個職務便是用勇敢和精密完成的，然而到了這山窮水盡的時節，一個空軍戰士，原有一條自救的辦法；他可以跳飛行傘，這件東西他倒還有。他只要把飛機丟在半空，自己像個逃學的頑童那樣爬出機窗，十來分鐘在虛空裏飄蕩後，他便可以安臥在大地之母的胸脯上了。

如果知道了十五分鐘他將有怎樣的遭遇，他也一定會跳的。

然而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宗事實，他時刻不忘記那事實：祖國的飛機太少，不能跟敵人學機踏。五年前，他在杭州機場上試飛意大利買來的飛機時，機身着了火。機場上人聲鶩叫起來，然而他還是不肯跳傘。他閉了電門，讓飛機如一片落葉那樣飄了下來。他挨了所有人的抱緊。

五年後的今晚，對於跳傘，他還是那樣極吝。

他集中通身的敏銳，靈活，氣力，牢牢把住了那人機生命所繫的駛盤，一面探望着機翼下面的一切，一面向下降落着。

這時，這小縣城裏居然出現了一個明達人，隨之，一盞像是引路的燈在下面燃亮了，也許還是一盆火。

——明早該我單獨去掃射敵人了

這樣一個念頭忽然興奮地冒了出來，他即刻又收束起，我不能想別的。他得儘量用眼睛和機身追蹤那團光亮。

他安全地完成了第一個圓圈，呵，他距地面僅有三百公尺了。

然而地面上除了那團火光，一切並沒有多一些光亮。

在黑空裏，他打起第二個旋。

嗡嗡的擾聲一定震驚了城裏的居民。

然而，還有更大的震驚哪！

在第二個圓圈的「軌道」上，似惡意地橫阻了高平縣古老雉堞的城樓

一聲巨響，古老的城樓顛抖了。它不知道曾做了一件怎樣糊塗的事

沒有爆炸，沒有起火，但是飛機寂然不動了。我們連擊落十三四架敵機的劉粹剛少尉，也寂然不動

了。

除了左額冒了血，再沒有什麼傷痕。只是血管崩裂了。然而他的左手還抓着那光滑的駛盤，頭垂落在胸際，血向胸間淌着。

又一顆英雄的崇高的星，殞落了。

十一月十六日那天，這顆石在千萬悲哀的眼眸下，抬進了南京城。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昆明

附記

本文關於殉難經過，係根據劉烈士的夫人許希麟女士的口述，其餘想像部分，自應由作者負責。

(文藝通地第四期)

慰勞

陳白塵

珍小姐睜開眼就一輾地嘆：「娘姨！娘姨！」
那江北娘姨慢吞吞地答應一聲，卻不見人上來。珍小姐一氣，披了睡衣跳下床，自己打開衣櫃找衣裳。今日珍小姐可不願意躺在床上等人來侍候，因為婦女慰勞會等着她到傷兵醫院去慰勞傷兵，天沒亮她就醒過兩次了。

珍小姐一想到睡在醫院裏的那些民族英雄，就會感動得連心都跳起來。她幻想著那些英雄們的姿態和氣概，聲音和容貌。她彷彿已經看見許許多多拿破崙式的人物在腦子裏跳動了。心裏一急，恨不得馬上就飛進醫院去。可是，衣裳還沒找着。

江北老娘姨不曉得什麼時候進來的，腫着一雙眼泡楞楞地站在一邊：「小姐，要什麼衣裳？」

珍小姐一抬頭，就看見那雙紅腫的眼泡，接着，又想起在她紅眼泡底下藏着的她那兒子不見了，她辯病死了一長串聽了討厭的故事。——這些東西幾乎把珍小姐滿腔的高興都趕跑了。便氣憤地站起來，「青布旗袍呢？」

娘姨苦笑着：「小姐，青布袍子有一年多不穿了，在箱子底下哩！」

「在箱子底下就不穿了嗎？——拿出來！」珍小姐氣憤地命令着。「你曉得這次戰爭是——是神聖的，民族戰爭，青布袍子——」

珍小姐突然住了嘴。——這真是「對牛彈琴」！娘姨怎麼懂得什麼神聖的民族戰爭呢？連爸爸跟媽媽都還不懂哩！那天，爸爸談到戰事延長須得搬家的事，珍小姐就說過：「這回怎麼能搬家呢？這回戰爭是神聖的，民族戰爭呀！」哼，爸爸沒等她把話說完，就站起來走了。還說不懂她的話哩！

娘姨把青布旗袍替珍小姐披上了。珍小姐對鏡子管一下自己的身影，便不由地問出來：「噫，你看，我有沒有「樸素的美」呀？」

娘姨一下子被問呆了，睜着一雙紅腫的眼：「啊？」

珍小姐氣呼呼地喝道：「發瘋了，你在想什麼？」

娘姨的眼淚的發條給撥動了，「噉」的一聲，娘姨捧着臉哭了：「我的好小姐呀，可憐我的兒子連一封信用都沒有哇！她婦又死了！好小姐，替我寫封信罷！……」

珍小姐的臉一板：「又來了！要命！要命！——你簡直是——是神經錯亂！……」

珍小姐轉身就向外跑，娘姨一把抓住她：「小姐，你不要走，我求求你呀！只請你寫一封信用呀！……」小姐的手一揮，向外就跑。一邊說咕着：「哼，我有功夫替你寫信哩！我還有那麼多「偉大」而「神聖」的工作待着去做哩！」

娘姨嚇慌了，跟在後面追，帶着哭聲叫喊着：「小姐，你不要生氣呀！你的早飯還沒吃哩！……」

「哼，還吃早飯哩！」珍小姐衝出大鐵門，把頭一揚，頓覺精神百倍，大踏步走了。

一踏進大病房，珍小姐的眼花了。整整齊齊地放着六排病床，床上都躺着傷兵。首被單是一律的。

粗野而黧黑的臉是一律的，什麼都是一律的。珍小姐有點發昏：「怎麼都是一樣的呢？」尤其使珍小姐驚奇而又失望的是，一個個都平靜而又疲倦地躺著，像電影裏那樣的英雄，一個也沒有！

珍小姐坐在別的小姐們前面走着，一直向裏面。同樣的病床，被單和面孔從眼底下溜過去了，但好像什麼也沒有似的。——珍小姐真有點茫然。

領隊的趙小姐講話了，珍小姐便也站住脚。趙小姐的面孔漲得飛紅，很激昂地演講著：「……諸位！你們都是民族英雄！……整個中華民族的軍人就是個整體的民族英雄！……」

珍小姐的心一動：對了，這個時代沒有什麼獨特的英雄了。——好像什麼名人說過的：羣衆才是英雄！對！

趙小姐還在講着，珍小姐便向身旁那隻病床上溜了一眼。——那個傷兵正睜着一雙眼聚精會神地在聽講演哩。這時候珍小姐心下又是一動：看罷，那粗獷而鬚直的面孔，天真而笨拙的神色。一看就知道是個無名英雄！

趙小姐的話說完了，各位小姐都向各個病床上去分別慰問了。珍小姐也就趕忙坐到身旁那張床上去。

「您尊姓？」珍小姐的聲音有點顫動。

那個傷兵慌忙掙起身，一邊紅了臉說：「我……我……」。

珍小姐馬上按下他，叫不要客氣。接着，也就感情激動地開了口：「哦，這位同志。這趟辛苦了！但是我們這次戰爭，是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不管它犧牲若何的代價……」

那個傷兵好像沒注意她的說話，也不管她說沒說完。便很客氣地點着頭：「是的，是的，不要客氣」。

珍小姐也只顧接下去說：「……在這次革命戰爭的『過程』裏，我們跟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地戰爭，不斷地衝突，不斷地『摩擦』，不斷地……」

那傷兵好像就沒注意她的話，也在很客氣地說着：「是的，是的。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什麼話。打仗是我們軍人的職份！」

這一來，珍小姐更感到這無名英雄的直率可愛，而覺得無話可說了。「這樣堅決英勇的軍人，那里用着再去激厲呢？」珍小姐的念頭一轉，馬上換了題目。

「您還需要什麼東西嗎？」

傷兵很簡單地搖搖頭：「不要。」

「好軍人！珍小姐在心裏讚歎了一句。便又問：『您要寫信嗎？』她馬上掏出記事簿子和自來水筆。傷兵輕微地笑一笑，說：『用不着，沒有什麼話囉。』」

珍小姐被他這種爲國忘家的精神感動得快要流淚了，一定要替他寫封信回去。

他又笑了一笑，「對不住，那就請你寫封信給我媽罷。」

她興奮得要跳起來，「寫什麼話呢？」

那傷兵仰着臉說：「就說我掛了彩，不要緊。兩天就好。好了馬上上前線，叫她放心。」她記下了，又停筆等了他半響。「還有呢？」

「沒有了。——好啦！」他說。

「啊？她可吃了一驚。但馬上又欣然地對自己說：『這真是英雄本色！沒有一點兒女之情！』珍小姐記下他的收信人地址之後，忽然又想起一個問題，便問道：『您的老太太在鄉下嗎？』」

「唔，本來在鄉下的。」

他更熱心地追問：「她老人家准許你來當兵作戰嗎？」

他好像苦笑着說：「有什麼不准呢？」

哦，這給了珍小姐一個不小的刺激。她想起自己的媽阻止她來做慰勞隊的舉，就更覺得這位無名英雄的母亲真是一位賢良的母亲了！——馬上，一個人影——一個白髮蒼蒼，端正安詳，慈愛可親的年老婦人的影子出現在她的腦子裏。

在那人影的背後，好像還有一道光輪。

「哦！」她又讚歎着：「這真是一位『崇高的母性』呀！」

X X X X X

晚上，珍小姐在自己臥室裏替那傷兵胡玉標寫家信。這封信很難措辭：如果依他自己說的話寫罷，生怕傷了一個年老的母親的心，如果替他多說一點安慰的家常話呢，又怕損壞一個英雄的尊嚴。一共她撕碎十張信箋了，連一個頭子都沒有草起。

她在想，想用一套英雄而又婉轉的文字來表達那兩句話。——可是十一點鐘了，還沒有想起。

忽然，房門打開，江北老娘姨掩了進來。

小姐老大的不高興：「你來幹麼？」

娘姨的眼腫得更高，淚水又掛下來了。「小姐，您今早沒有生氣嗎？……」

「沒有生氣，沒有生氣！去罷！去罷！」

娘姨却又接近來，苦着那副乾槁皮似的臉，拖着眼淚鼻涕，衝向珍小姐：「小姐，還請你幫幫忙，替我寫封信罷！」

珍小姐把自來水筆一捧，「喂！真要命！真要命！」還確實是件討厭的事。珍小姐剛想的一點頭緒，

讓媽這一來，什麼都嚇跑了。

「你要命呀！人家在前線拚命抵抗敵人幾乎犧牲了性命，連一封信還沒寫回去，你那倒楣的信有什麼要緊？——我那有功夫管你的那些閑事？去去去！……」

娘姨站在一邊發愣。但看到小姐不再罵她，又去拿起筆頭寫字，以為息了氣了，便又巴巴地走過去，低聲地哀告她：「小姐，你可憐可憐我罷！我兒子兩個多月沒有信啦！曉得是死是活呢？」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個破爛了的舊信封，又伸過去。「小姐，您看，這是他兩個月前寫回家來的信，……請你……」

這怎麼叫小姐不生氣——那裏里慌慌的信封直朝小姐面前送。珍小姐左手打掉那隻信封，右手把自來水筆一摔：「替我滾出去！」

可是珍小姐一句話沒有罵完，已經發現那自來水筆——派克牌的真空管筆，是珍小姐的情人文少爺送的哩！——的筆管碎了。

珍小姐這一氣，直跳了三尺高，連推帶搯，把個老娘姨直搗到門外去。一邊招呼那丫頭：「去告訴賬房裏，明早叫她滾蛋！我不能用這個神經病！」

珍小姐使勁地關上門，倒在床上。呆呆地看看那枝筆，眼淚落下了。但忽然一轉念，興奮地跳起來，自己對自己叫喊着：「這是流淚的時候嗎？——我把工作忘記了嗎？」

珍小姐抓起一枝毛筆又去寫信了。

X

X

X

X

X

說

第二天睡到十二點鐘，珍小姐一睜眼，就又大嚷着：「娘姨！娘姨！」
可是娘姨沒有來，丫頭却進來了：「小姐，娘姨已經回掉生意，走了。」

「哦！」小姐這才想起昨晚的事。

「什麼事，小姐？」

小姐還想復看一遍昨晚寫的信，向桌上一指，「信拿給我。」

丫頭却拿了那個骯髒的破爛信封遞過來。小姐接到手裏，就要摔掉。但忽然注意到信封上地址，不由叫了一聲：「哎呀！」

當珍小姐再抓起昨晚寫的那封信一看，兩隻手都顫了。全身都洩了氣似的灘倒在床上。不能相信地低聲問着自己：「他是她的兒子？……」

珍小姐腦子裏的東西都幻滅了。兩個同樣地址的信封跌落在地板上。

戰時綜合叢書（每冊二角）

獨立出版社發行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第一輯（已出九版）

第二輯（已出五版）

第三輯（在印製中）

<p>領袖抗戰言論集 黨國先獻抗戰言論集 健文與抗戰論 民族與抗戰論 國民與抗戰論 到國主政治的時 策二戰抗戰的時 抗戰與經濟 抗戰與生產 我與外國 中日戰爭與世界輿論 我們的教育問題 青年時期的教育問題 抗戰與教育問題 日寇侵略的記錄</p>	<p>汗精衛先生抗戰言論集 中國黨的新階段 國之行政工作 戰時地方行政工作 抗戰與陣地戰 抗戰與金融戰 抗戰與統制 抗戰與外交 抗戰與國際 歐洲各國之戰局 中國與日本之戰局 所與青年之戰局 抗戰與宣傳 傷兵與難民問題 難童與難民問題 第二期抗戰的記錄 日本泥淖中</p>	<p>領袖抗戰言論集 民主義青年團 地方自治與保甲制度 抗戰與婦女 抗戰與僑胞 抗戰與華僑 抗戰與社會問題 抗戰與工業問題 抗戰與農業問題 抗戰與軍事問題 中日戰爭與太平洋問題 中日戰爭與日本政治 中日戰爭與國際形勢 抗戰與文化問題 抗戰與藝術問題 抗戰與文藝問題 抗戰與文藝問題 抗戰與文藝問題</p>
--	---	--

本書領到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圖字第四號審查證

有 所 權 版		戰時綜合叢書 第三輯 抗戰文藝選
編輯者	獨立出版社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馬蹄街七號	
總經理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初版		
角 二 價 實		

30
16.1
5